

电 影 文 学 剧 本

我们来自喀琅施塔得

〔苏〕 维什涅夫斯基 著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5.48
63

内 容 说 明

Вс·维什涅夫斯基(1900—1951)是苏联作家、剧作家。他的主要作品有《乐观主义的悲剧》(1933年)、《我们是俄罗斯人民》(1937年)、《西班牙》(1939年)、《第一骑兵军》(1939年)、《难忘的一九一九年》(1949年)等。《我们来自喀琅施塔得》(1936年),是作者的早期作品之一。它用鲜明的史诗体裁,深刻地表现了国内革命战争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革命英雄主义。在这里,作者不但生动地描写了党的领导,也成功地塑造了水兵阿尔青和政委马尔丁诺夫等人物的鲜明而富有个性的形象。塑造了丰富多采的形象,再现了英雄的一代。是苏联电影的经典作品之一。

我们来自喀琅施塔得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2 $\frac{1}{2}$ 字数39,000

1980年1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7,400册

统一书号:10061·330

定价:0.19 元

彼得格勒。1919年10月。

寒冷的黄昏。海风从西边吹来。

涅瓦河口，在戒备森严的城市里，码头旁，站着水兵
安东·卡拉巴施。

威严的声音 谁是波罗的海舰队的？

水兵 （回过头）有，我是波罗的海舰队的！

一个身穿便服，鬓发银白的人走了过来：

“到喀琅施塔得去。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派来的。”

水兵 是，到喀琅施塔得。

摩托的突突声打破了涅瓦河上死一般的沉寂。……冬
宫、海军部大厦和涅瓦河上的一座座大桥慢慢退往远方。
一团团蒸汽飘浮在冰冷的暗沉沉的水面上。人迹杳然。

汽艇沿着这个寥寂的城市中的运河行驶。

狭窄的、行将封冻的运河。彼得大帝、保罗、尼古拉
的宫殿和兵营相继闪过。

阴森而不可征服的城市。党中央来的同志默默地注视着城市。……

驾驶汽艇的水兵默不作声。……

花岗石的墙壁和桥拱传出回声。……

汽艇在桥拱的阴影里穿过。传来了歌声：

同志们勇敢地向前进……

歌声渐远，终于消逝。这不知是彼得格勒的哪一支队伍从桥上走过去了。

汽艇沿着运河直驶到涅瓦河口。几艘波罗的海舰队的军舰静静地停泊在城区。敌人已近在咫尺。人们准备迎敌。

汽艇转了一个大弯，开到了通海运河。滨海的工业城市彼得格勒的雄伟全景图展现了。彼得格勒正注视着波罗的海，注视着西方。

最后一批建筑物，最后几艘军舰闪过去了——眼前展开了一片辽阔的海滨区。风刮得更大了。寒冷的浪涛迎面袭来。

水兵转过身来，严肃而骄傲地对中央来的同志说道：

“波罗的海！”

波罗的海。寒冷的巨浪汹涌澎湃。亲爱的城市隐现在雾霭中。

中央来的同志低声说：

“再见，彼得格勒。”

荒凉的大海。从西面吹来的海风咆哮着。

风的呼啸声。

喀琅施塔得——红色彼得格勒永恒的门户

从海上看到的喀琅施塔得。黄昏时刻的海岛。舰上传来了凄凉的钟声。

喀琅施塔得！这就是成千上万立方米花岗石，这些芬兰的、拉多加湖的和奥涅加河的石块被不怕风雨浸蚀、不因年久而失效的水泥和牢固的铅支架胶结在一起。这就是钢铁和大炮，这就是横亘在大海中的钢墙铁壁。

一条条空旷无人、笼罩着死一般的沉寂的街道，仍旧保存着彼得大帝时代、保罗时代和尼古拉时代的匀称的情调。水流在象山谷那样狭窄而又陡峭的运河里几乎要结冰了。兵工厂、古老的城门、成排的商场和荷兰小铺子。城市充满了戒备的气氛，一片空旷。

一艘佇立不动的军舰停泊在军港里。荒无人烟。

中央来的同志沿河岸走过。黑幢幢的军舰。时而，某处冲出来一股蒸气，仿佛一声沉重的叹息……啞哑的汽笛声。

在花岗石的顶端，有一群水兵走来。

古老的滨海城市的街头景物渐渐展开了。一垛墙上贴着的一份《消息报》被风吹拂着，另外还有几张灰色的布

告。水兵们停了片刻。

一个水兵读道：

“‘明天，基本配给证不再发给面包。儿童配给证每份发八分之一磅。’真不错啊！”

水兵们继续前进。他们从彼得公园粗大的橡树旁，从兀立不动的彼得大帝的铜像——他的青得发绿的脸昂然向着海洋——旁，从紧闭着百叶窗的小屋旁和钉着交叉的木牌子的酒馆旁走过去……

班长慢吞吞地说：

“想当年……1905年，我们把警察剥了做冷菜。……”

他低声哼着一支记忆里浮现的诉说满洲的山岗和远东地方的凄凉歌曲。

水兵们都快冻僵了，他们漫无目的地走着，指望有什么艳遇。

在雅谷尔广场上的大教堂旁，有一群穿着破大衣的文职人员正顶着风在作步枪操练。

一个矮个子水兵和另外几个水兵停了片刻：

“是公社社员？加油！加油！……”

大家又往前走。

在林荫道上的铁栏杆旁坐着一对情人，他们正沉醉在热吻中，一股风从这里穿过，扫遍全岛。

一个水兵看见了，羡慕地喊起来：

“噫！”

他们继续前进。

一个水兵忧郁地弹着吉他。……一匹瘦马拉着灵车迎面走来。灵车上放着棺材，棺材上是一顶有飘带的海军帽。飘带上写着“看守者”等字样，但是字迹已经模糊不清了。棺材后面有三个小孩子，他们的小手紧紧抓住灵车的边缘。水兵们注视着这一行列。……风呼啸着。……

水兵们继续走着，他们沿着海岛，沿着城市，沿着1919年秋天的喀琅施塔得向前走。

石砌的斜坡通向古老的船坞。远处有一个女人和一个红军士兵。他离开了她一会儿……

水兵们向斜坡走去。女人，前面是个女人啊！他们呆住了，都默不作声。这就是她，女人！吉他手正要为她而歌唱！

恬静温柔的女人……她坐在那里等待。

水兵们连蹦带跳，顺着斜坡的石级跑上去。第一个走上来的是又自信又老练的吉他手。他的朋友阿尔青跟在后面。吉他手发问：

“小姐？……”

女人站起来走开了。水兵默默地阴沉沉地追赶着她。女人在要塞运河旁的林荫道上奔跑。他们快追上她了。海湾里汽笛吼叫了。……

阿尔青跳过去拦住女人的去路。女人闪在一旁。四周冷清清的，一个人也没有。

阿尔青走到她紧跟前。

女人：“不要靠近我！”

女人的同伴——红军士兵从拐角上走出来，他带着一个小孩。

他看见了水兵，大声警告他们：

“同志们！”

水兵一动都不动。

“哪里的步兵敢来打搅！”

步兵一声不响地走来挡住了女人。水兵和步兵面对面站住。

其余的水兵好奇地等待着对步兵的惩罚。拐角处几个红军士兵也看见这里发生了争吵。

“怎么回事？”

“发生什么事啦？”

“同志们！咱们走吧！”

水兵们望着步兵们，走到他们紧跟前。

他们象两垛墙似的面对面站着：一边是红军士兵，一边是水兵。水兵们带着挑衅的神气站着。

阿尔青看看那个士兵，用肩膀撞了他一下，气势汹汹地说：

“你们干么要惹人？”

步兵：“是我们惹了人？”

这个心平气和的充满惊讶的回答使阿尔青怒不可遏，他抓住步兵的军大衣领子，扯着：

“喔，傻小子！”

步兵一下子推开水兵，这一推跟熊一般有力，水兵摔出好几步远，撞在街灯上，玻璃被震得叮噹响。

街上打成一片。

女人急忙找来了巡逻队，警哨响了。

巡逻队队长：“上军舰去，快！”

人们清醒过来。

群架停止了。

吉他手水兵瓦连金·别斯普洛斯凡尼边走边回过头来，咬牙切齿地说：

“等着，你这步兵！”

阿尔青跟他走开，也回过头来，脸色很难看，他狠狠地向步兵说：

“给我记下这笔账，还要加上利息。”

那个小男孩——步兵的儿子，从他父亲背后伸出头来，喊道：

“挨了揍，就走吧，走吧！”

步兵俯身喝住儿子。

“孩子！”

女人站在那里等着。

步兵 （向儿子）孩子，你好好过日子，快快长大，爸爸去打仗，你先到幼儿园去，好吗？

儿子 好的，你快点打完仗吧！

海岸。郁闷的城市。步兵走了。女人和男孩目送着他。某处被风吹得活动了的铁皮在屋顶上轧轧作响。风吼着。

尤登尼奇中将于10月11日开始进攻彼得格勒。

外国干涉者的军舰侵入了苏维埃领海。

在波罗的海上一片灰蒙蒙的烟雾中，有几艘军舰偷偷地行驶着。传来外国人简短的命令声。一些身穿雨衣、头戴深色风帽的人影在大炮旁走动。这是英国的鱼雷艇，它们正向英格尔玛兰琴海岸驶去。军舰的影子有时几乎完全消失在暮霭中了。军舰的行动充满着恫吓。有时静得一丝声音都没有，只听得见军舰划破水浪的嗤嗤声和压低的说话声。……

大炮扬起来了，旁边是穿深色雨衣和戴着风帽的人。烟雾中的喀琅施塔得在警戒着。

天完全黑了，已经是夜晚。

海湾里的岩壁旁一动不动地停泊着一艘主力舰。政委独自沿着船舷走过。……在光滑的黑色踏板上出现了人影，这是那些冒险家们回来了。一个水兵腋下夹着吉他。

冷得簌簌发抖，神经质地打着呵欠。

穿大皮袄的值班员望着这些归客：

“结上婚了吗？”

没有人回答，只有一个矮个子水兵狠狠地向舷外吐了口唾沫。

人们穿过狭窄的铁梯，穿过走廊，走进军舰的内部，到了船舱里。

舱里的人们已经起床了。

迎面有人喊：

“海洋上的漂泊者！”

回来的水兵们都一言不发地开始脱衣服，他们脱下身上的衣物，仔细地抖了抖，小心地按平了衣褶，问道：

“这一件是跟谁借的？”

物主们取回了自己的东西——有的拿裤子，有的取军帽，有的取皮鞋。

海军水兵们七拼八凑打扮出来的那份漂亮消失了，于是他们穿着打了补丁的工作服和破鞋站在那儿。

舱里有人伸进头来，随着掷进一块四分之一普特重的面包，面包砰地一声落在铁桌子上。

水兵们走来取面包，眼睛里燃烧着饥饿的光芒。

恼怒的声音：

“这干什么？——是给咱们大伙吃的吗？”

“又减少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阿尔青斩钉截铁地说：

“不要动！叫政委来！”

水手长从梯子上走了下来。

水手长：“喂，该谁站岗，出来吧！”

阿尔青用面包碰了一下水手长的胸口：

“这怎么回事，给二十个人吃的么？”

大家乱哄哄地叫起来：

“叫政委来！叫政委来！”

一位穿便服的人从梯子上走了下来，这是政委。

大家都静下来了。

政委和水兵们锐利地互相注视着。一个水兵提着灯走近政委，象打量什么东西似的仔细观察着他。

政委泰然端详着水兵们。

阿尔青半侧着身子怠慢地对政委说：

“我要问问那些穿便服的人们：活到‘一无所有’的时候了么？”

政委：“同志们……”

为了表示对政委的在场满不在乎，吉他手弹起了吉他。

政委转过身来，威严地下令：

“首长说话的时候，不准弹琴！”

列斯普洛斯凡尼抬头望了望，放下了吉他。全都默不作声了。

政委在桌旁坐下，向大家扫了一眼，沉痛地说：

“难道十月革命的精神在这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吗？”

有人惊异地、感到屈辱地回答：

“什么？”

水兵们从床铺上跳下来，拥到政委身旁。

阿尔青挤到政委面前，叫道：

“我们是问面包的事！”

政委提高了嗓子打断他：

“不，是我问你们——给饥饿的孩子们留出口粮没有？”

一个脸色纯朴开朗的见习水手说：

“留出啦。”

政委 给彼得格勒的工人留出了口粮没有？

某水兵 留出啦。

政委 （向吉他手）为表演节目的夏里亚宾留出口粮了没有？

吉他手肯定地挥了一下手（舰队献给艺术的可不少）。

政委 那你们又是怎么回事呢？分吧！……

政委这番话的逻辑简单而又明了。大胡子水兵开始用绳子把面包分成一小块一小块。

水兵们分光了这些细小的面包块——这便是他们的微薄的口粮。

政委 好了，谁去站岗，快点！

大家都在舱里喝开水……杯子叮噹响……

阿尔青不慌不忙地穿上海军上衣。该他去站岗。

他斜睨了政委一眼，固执而强硬地说：

“有几句话要告诉那些同志，今后我的口粮不能再分给别人了。站岗是为了苏维埃政权的利益——我去站。”

他无精打采地扳了扳枪机，到外面去了。

政委也走上梯子。忽然传来了炮弹的爆炸声。人们肃静了。

一个年老的水兵和见习水手在仔细听着。

随着炮弹的爆炸，海湾中溅起了一片水花。敌人！

强大的气浪激荡着海水。

舰队和城堡活动起来了。

城堡的警报器发出了刺人肺腑的长鸣，声波成为无数巨大的圆圈扩散开来。灯火熄灭了。……马路上格登格登地响着人们奔跑的脚步声：“一一二一三”，“警一报！”

人们出来了，弯着腰迎风奔跑。风使劲吹着水兵军帽上的飘带、军衣的前襟和肥大的裤管。

“炮一前一集一合！”海面上水花四溅，惊涛拍岸。出现了炮兵连被风紧吹着忽忽欲裂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战旗。水兵们分头奔到大炮旁边，炮口对准海洋。烟雾中已经望得见敌人的舰艇。简单的、已经习惯了的程序——向英国军舰开火。“二十一个列强。”

“好吧……”“预备！……”“齐射！”白色的硝烟迫得人们闭上了眼睛。炮弹射出后的嗡嗡声逐渐低下去。接着
一声咆哮：炮台开口了。

爆炸掀起一根根水柱。

炮台又射出一排炮弹。

观测员叫道：

“跑了，在放烟幕啦！”

我方炮弹的爆炸声。海水和烟雾连成了一片。

敌舰掉过头，遁入烟幕了。……

到处弥漫着被风吹散的烟雾。

齐射！

齐射！

敌舰消失在遮蔽了半个天空的、不祥的浓烟里。解除
警报声。

**炮台击退了敌人的军舰。彼得格勒工人团队
走出城堡，开赴前线。**

阿尔青站完岗回来。

寒冷。远处传来隐隐约约的歌声。这是彼得格勒步兵
团在行进。古老的进行曲扣人心弦。

山岭啊——峰顶

我又看见了你们！
喀尔巴阡的山谷啊——
你，勇士们的墓地！……
那森林里的杜鹃，
为我们预告年岁，
致命的枪弹啊，
使我们的生命短暂……

阿尔青焦躁不安地倾听着……步兵们愈走愈近。阿尔青迎着他们走去。步兵们踏着笨重的农民步伐，沉重地摇摇摆摆地走着。

水兵仔细端详队伍里的人，他在找寻一个人。终于他看到了“那个”曾经跟他打过架的步兵了。阿尔青鹬莽地抓住他，把他拉出了队伍。

“要逃走啦，士兵？”

红军士兵边走边将阿尔青的手摔掉，队伍逐渐远去。

阿尔青赶在后面高声向他挑衅。

“我反正找得到你，钻到地底下也能找到你！”

阿尔青跟在步兵后面走了几步：

“就是从海底下也要把你捞出来！”

阿尔青愤怒的脸色。他紧握着拳。

步兵们的歌声逐渐沉寂了。团队前面是漫长的道路，一片灰蒙蒙的天空和光秃秃的树枝。……

海湾里的花岗石海岸。军舰上很潮湿，帆布发了黑。波罗的海的海风吹着缆索嗡嗡作响。水兵们正在开群众大会。烟雾弥漫。

政委在演讲。

“同志们，尤登尼奇中将正向彼得格勒进犯……”政委提高了声音接着说。“战线被突破了。列宁同志给我们来信说：‘决定性的时刻已经来到了，沙皇将军们又一次……企图同地主匪徒一起来夺取红色彼得格勒……’

“……‘彼得格勒的命运，也就是说俄国苏维埃政权的一半命运，几天之内就要决定了。

“……‘战斗到最后一滴血，同志们……胜利就在眼前！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弗·乌里扬诺夫—列宁’。①同志们！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妇女们都动员起来了。……喀琅施塔得的水兵们……”

水兵们聚精会神地听着。阿尔青和他的朋友——吉他手也在人群里。

人们打断了政委的话：

“明白啦……登记吧！”

阿尔青掏出一把芬兰小刀，试试刀口；他在思索着什么，象在发问又象下决定说：

“加入步兵去。”

① 列宁，《告彼得格勒工人和红军战士》，《列宁全集》第30卷，第50页。